

拖拉站站站长和 总农艺师

〔苏〕尼古拉耶娃等著
草 婴译



花城出版社



拖拉机站站长和 总农艺师

〔苏〕尼古拉耶娃 等著
草 婴 译

花 城 出 版 社

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

草 婴 译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 二 一 五 工 厂 印 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4,625 印张 1 插页 330,000 字

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198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300 册

书号 10261·272 定价 1.35 元

目 录

短篇小说

胜利	波列伏依(2)
石头上的标记	安德烈·伊凡诺夫(18)
清风	理定(27)
母亲	巴甫连柯(34)
给总布尔什维克的信	谢·阿列克赛耶夫(38)
大篝火	乔治·古里亚(43)
复仇者	乔治·古里亚(53)
诺言	班台莱耶夫(58)
小手绢	班台莱耶夫(66)
翘尾巴的火鸡	班台莱耶夫(75)
大水	戈尔巴托夫(123)

中篇小说

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	尼古拉耶娃(170)
试用期	尼林(292)
译者后记	(461)

短篇小说

胜 利

波列伏依

煤，我们是直接从湖的底下采出来的。不错。湖的上空飘翔着朵朵白云，湖面上闪耀着片片渔帆，风景如画，万籁无声。而湖底下却是一座完整的城市，有平窿、平巷，有风镐在格格格格地响，有电车在隆隆地飞驰，运送煤炭。有技术，有生命……

不过，我要讲给你们听的，并非关于我们煤矿的事，而是关于我们那儿的两个青年，讲他们两人怎样闹得死去活来，怎样互相厌恶憎恨，后来这一切又是怎样结束的。

事情的开头是这样的。有一次，开完支部大会后，我跟我们的矿坑测量师塔拉康诺夫坐在党委会里。突然听到敲门声。那不是什么人用一只指头在门上敲了敲，问一声：“可以进来吗？”而是有人使劲用拳头在擂门。我开了门：什么事！我的面前站着我们那儿最优秀的采煤工彼玖哈，就是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斯托罗任科。他站着，一手握住门框，嘴唇在一抖一抖地颤动。我的心一阵发凉。

“出事了？”我大声地问他。“快说，傻瓜，你干吗不说话呀？淹水了？崩塌了？”

他脸上现出痛苦的样子。

“这儿，崩塌了。”他一面说，一面用粗大的拳头敲了敲胸膛，在门槛上坐下来，放声大哭。我简直觉得有些不舒服。噶，要是个女人家哭出声来，那还说得过去。可是，彼得·斯托罗任科，一个身强力壮、体重足有二百斤的小伙子，竟然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这成什么话！

我跟矿坑测量师塔拉康诺夫站在他旁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原来出了件尴尬的事：我们的总工程师，瓦其姆·谢妙诺维奇·古尔门，夺了我们这位最优秀的斯塔汉诺夫工作者彼得·斯托罗任科的爱人。伤脑筋！

我们听着他的申诉，矿坑测量师塔拉康诺夫还问道：

“你这是怎么搞的，斯托罗任科，把姑娘给丢了？瞧你的模样：个子高得象井架，脸长得又不讨厌，说到你的工作——但愿人人都象你，——连莫斯科都晓得你哪。可他呢，外貌不扬，又是跛脚。”

他不说还好，一说就象火上加油。彼玖哈霍地一下窜了起来，挥动双拳，而拳头呀，简直就象两个大铁锤。

“唉，萨沙^①叔叔，我再也受不了啦。我要离开煤矿，滚蛋。”

伤脑筋！怎么办呢：放他走是不行的——他是最好的采煤工，英雄，整座煤矿的骄傲。跟工程师去讲讲，说你放弃别人的爱人吧，那又太不象话。不得已，我只好竭力开导他，说象你这样一个年轻的候补党员，绝不应该为个人的事而抛下重大的公事。

^① 萨沙是亚历山大的小名。

“好吧，听我说，我要去跟她谈一谈，但你必须抛开走的念头。”

他什么也不回答我，返身就走。

至于那个姑娘，我们是熟悉的。她叫华柳施卡·葛列契施金娜，本地人，是渔民的女儿。她上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们还只打通第一座井筒，起初她给我们做饭，收拾营帐，后来跟我们一起挖泥，等到第一号矿井开始出煤时，她经过训练，成了一名罐笼司机。她是我们一手培养出来的，是人人喜欢的宠儿，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亲人。我把她叫到了党委会里，对她说：

“你这是怎么了，傻丫头，把这样的小伙子给抛了？他长得一表人材，都快得勋章了，可是你呢？……”

“没有办法呀，亚历山大·伊里奇，”她说，“这种事是勉强不来的。我爱上工程师，这就是了。”

还有什么话可以对她说的呢？伤脑筋！

现在我要拿这位总工程师古尔门向你们大家说一说。他这个家伙年纪很轻，从学校里出来，就一直到了我们的地方，可以说是初出茅庐。我们那儿还没有一个人深入地了解他。但他那副倔脾气已经暴露出来了：样子好象面包干，又硬又冷，轻易不说一句空话，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从来不高声说话。但如果有人在工作中犯了错误，他就会一本正经地跟他谈话，谈得那个人满头大汗；听那样的谈话还不如挨一顿痛骂。他的外表也不漂亮。瘦骨嶙峋，弯腰曲背，脸色枯黄，嘴唇闭成一条线，而且又是跛脚。

象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可爱的呢？唔，真是莫名其妙。

好吧！华柳施卡跟工程师两人的关系似乎很顺利：

真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一起上班，一起下班，肩并肩地坐在一起看电影。

忽然——晴天霹雳！惊人消息！一号矿井的工会组织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找我。

“华柳施卡被解雇了！”

“被解雇了？谁的主意？什么原因？”

“古尔门把她解雇的。她出去了一下，去张贴体育小组的海报。而他正巧要下井去。罐笼司机在哪儿呀？不在。他就把她解雇了。”

越来越糟糕！这时斯托罗任科突然冲了进来。他象是直接从矿井里来的，穿着大衣、矿工服、橡皮靴，浑身漆黑，眼睛闪光，牙齿露出。他砰地一下拳头打在桌子上。

“怎样，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心里早就明白这种宝货了！工程师！跟姑娘玩了一阵，又把她抛了。而为了免得让她成为眼中钉，索性把她赶出矿井。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劝他说：“你冷静些，让我们去调查一下，弄个明白。”毫无用处！

“不，现在我要亲自去弄个清楚。”他叫道。“我跟他势不两立。有他无我，有我无他。”

伤脑筋！我心里想，这个家伙在火头上说不定真会做出什么傻事来。我就把工程师古尔门叫到党委会。我说：总工程师同志，你怎么把我们一手培养出来的好干部一下子就赶走呢？她是我们这儿的第一个女矿工，又是青年团员，又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他回答说：“我自己也很可怜你们的那位华柳施卡呀，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她离开岗位，破坏了纪律。要是在这一分钟里发生意外，或者崩塌，或者淹

水，而罐笼没有人开，那又会怎样呢？”

“不过在那一分钟里并没有崩塌，也没有淹水呀。”我对他说。

“您有什么事吗？没有？那末再见吧，我没有工夫了。”他一面说，一面转身就走。好吧，表面上他是完全对的。一人负责制，有什么话好说呢！

我们的华柳施卡，我们亲手培养出来的干部，就这样离开矿井，回到原来的集体农庄去了。临走之前，她到工程师办公室里去了一次。他们在那里说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只在走廊里碰到她，看见她边走边哭。

我对她说：“姑娘，你干吗不听聪明人的劝告呢？”

她皱紧了眉头。

“不过，亚历山大·伊里奇，我并不后悔……您不了解他，他是个好人。”

她双手蒙住脸，跑掉了。

至于彼得·斯托罗任科呢，他完全失去了理性。整天坐着小船在湖上游荡。一遇到工程师，就咬牙切齿，摩拳擦掌，一声不响地走了过去。而工程师自从发生了华柳施卡事件之后，似乎也变了。不论俱乐部、电影院、图书馆，哪儿也不去，整天待在矿井上。一会儿看见他在车场里一跛一瘸地走着，一会儿看见他在罐笼旁边。你下井去，又会看见他在地底下。

他不饶恕任何人。他工作能力很强，这方面是无法说他坏话的，不过，我老实对你们说吧，自从华柳施卡事件之后，我心里特别不喜欢他。同时我又担心彼玖哈不要弄出什么事来。象他这样的小伙子，在火头上又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而工程师似乎一点也不觉得：他远不是他的对手。

我已经对你们说过，我们是直接从湖底下采出煤来的。这是一种很巧妙的玩意儿——穿过流沙挖入煤层，然后从水底下采出煤来。每米平巷都要用三合土修砌。每一滴水都要象洪水猛兽似的加以管制：什么地方有些渗漏，人行道就会被截断，水就会涌入矿井，而矿井的上面却是一整座湖——要看好它！有一次，我们的“湖底煤矿”来了一位莫斯科的教授，他是古尔门的老师，是一位著名的开矿专家。他说：“你们的煤矿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象这样的地质条件，连美国人也要望而却步的。”

美国人望而却步，但我们却不。我们开发了这样的煤矿，每天从湖底下采出几百吨煤来。而且又是怎样出色的煤呀！

且说工程师古尔门不但不反对斯托罗任科存戒心，而且不自量力，故意到他的头上去“动土”。有一次，斯托罗任科正在掌子里工作，忽然总工程师一跛一瘸地朝他走来。

“流沙侵入中央井筒，”他说。“我任命你，斯托罗任科同志，去堵住它，但是不要声张。”

他说这话时神气很镇静，仿佛在问“你好吗”一般。不过我们那儿的任何一个运煤工都知道，什么叫流沙。

因此斯托罗任科一听到“流沙”两个字，马上就要去按警铃。可是工程师拉住他的手：

“不要动，不要引起恐慌。”

原来他算定可以一声不响地用油灰填塞裂口，使工作不致中断，也免得引起人们一场虚惊。至于斯托罗任科呢，听了他的话，禁不住全身热血沸腾。他想：破坏分子，你想淹没矿井吗？好吧，我们要跟你算帐算个明白。

他们就随身带了些木桩和大麻，坐在罐笼顶上。罐笼向

上升。黄褐色的流沙已经象一道溪水似地涌出来，仿佛矿井在流血一般。他们升到决口处，停住罐笼。

“堵上，”工程师说。

可是斯托罗任科心里想，如果是有意破坏，那末你堵住了这里，别的地方可能被破坏得更厉害。不过估计不正确，这在我们这一行工作上也是有的。斯托罗任科还在犹豫不决，可是工程师却冷笑一声道：

“嗨，您胆子真小！”

工程师就拿起一支木桩，在底下绕了一团麻，然后用尽全力把它塞进决口里。可是他的力气小得象小鸡。流沙把木桩推出来，正巧打在工程师的胸口。他身子摇晃了一下，那条瘸腿一跛，就从踏板边上掉到井里去了。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他一把抓住罐笼边上的铁条，身子荡在空中。而那高度约莫有一百米。他挂在空中，没有力气攀上去，而泥浆灌着他的脸，把他向下冲。

很久以后，斯托罗任科才把这事的经过讲给我听。他说：“他挂在空中，我心里想，嗨，让他去吧。他自己是爬不上来的了，一松手就会掉下去，万事大吉。他就会因为欺侮我和欺侮华柳施卡而自己惩罚自己。”斯托罗任科的脑子里闪过了这样的念头，不过，他的身子却很快地在罐笼顶上伏了下来，他用下巴支在那根铁条上，两脚钩住钢索，双手抱住工程师的两腋。

“安安静静地挂着吧，脚不要摇来摆去的。”他一面说，一面用下巴撑住身体，开始慢慢地朝后爬，把工程师拖上来，拖了三分钟光景，下巴在铁条上擦得皮破血流，但终于把工程师拖了上来。他站起来，叫道：

“拉住钢索！好汉！”接着他脱下矿工服、矿工帽，拉下工程师的上装，把这些东西都绕在木桩上，缚牢了，然后用足力气把它塞进漏洞里。我应该告诉你们，他——这个斯托罗任科是个大力士！他终于把决口堵住了。随后他们一起又用几支木桩把它巩固起来，填上油灰。他们那天所作的事，——你们一定想不到，——矿井里没有一个人知道，直到建筑工作队接到一项意外的任务——用三合土修建损坏的地方——时，才发现修补过的决口。

好了，经过这件事之后，两个家伙总该言归于好了吧！哪儿谈得到！仍旧怒目相视。

大家看见他们都直摇头。幸亏这一切还没有影响到工作。斯托罗任科的产量天天增加。古尔门提出了用三合土修砌平巷的新方法。他们都在工作。

顺便来谈一谈这个方法吧。我已经说过，由于湖底的特殊条件，每厘米平巷都要用三合土修砌，说得更确切些，我们是在建造一米厚的大水泥筒。古尔门建议这个水泥筒不要做成圆形，而做成椭圆形，这样一来，巷壁的厚度可以减少一半。节约几百万卢布！但危险性也很大。头上压着一座湖。我们那儿的工程师们因为这个方法而争得舌敝唇焦。有些说可以，有些说不行。古尔门说：“我作过正确的计算”；人家对他说：“我们有的是实际经验。”

可是古尔门，这个初出茅庐的跛脚青年，居然敢说：“好吧，我来负责！”

他划了一个工区，派人去进行试验。你们以为他派的是谁呢？斯托罗任科。那一个听了吓得目瞪口呆，跑到党委会来找我：

“我不干，我不去……他这个跛脚鬼，他晓得我恨他。至于这件事呀，砖头放的位置既不对，三合土又不足分量，这不是明明活见鬼——不论计划也好，他的威信也好，还不是会全完蛋。他曾经向我求救过的。他能拿我怎么办！他又有什么权利那么作弄人？”

嗯，我看到这个家伙疯疯癫癫，完全失去了理性。我就说：

“彼得，你跟我一起建设过莫斯科地下铁道，是吗？”

“是的。”

“你是接受党的任务跟我一起来建立湖底新煤矿的吧？你说，你是不是因为这个来的？”

“嗯，是的。”

“我亲眼看你长大，亲眼看你成名。你说是不是？”

“是的，问这个干吗？”

我就对他说：“彼得，你要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实在听不进去。如果下次再被我听到，哼，你就别再想待在矿里，别再想保留党证，你就得准备坐被告席。”

那一次我把这家伙骂了一顿，狠狠地骂了一顿，可是不久我又非常后悔。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一件可以说是很恐怖的事。有一次，斯托罗任科跟一队掘进工人正在照新法用三合土修砌平巷，其中一个工人发现，支持水泥筒的铁梁，似乎有些朝里弯。仔细一看：不错，有五条铁轨那么粗的铁梁，竟弯得象一支钓竿。这股力大得可惊人，——这是水。当然罗，马上发出了警报。人们都被送到地面上，工程师只答应二十个左右最优秀的采煤工跟斯托罗任科、还有矿坑测量师塔拉康诺夫和

我留在地底下。他命令我们在平巷口上试筑一道堤，把水阻断，使有毛病的地区隔离开来。

唉，哪里隔得开！水在涌进来，在淹没矿井，而我们离地面有两百米，头上压着一湖的水。糟透了。可是古尔门这个鬼却双脚浸在水里，在我们之间拐来拐去，拖麻袋，拌三合土，还不断地催着：

“快些，快些，快些。”

可是我们的工作是有白费的。不久水就冲倒了我们所筑的堤，没有凝固的三合土哪里挡得住这股力呢。于是古尔门下命令道：

“全都上去！”

我们就开始上去。可是罐笼一次只能提八个人。水在涌过来，已经达到我的腰部，而且已经达到古尔门——他是矮个子——的胸部。最后，下来了末一次的罐笼，而我们留着的还有九个人。显然，其中有一个人必须留下来。这时，斯托罗任科和我两人，自动走开去了。

“采煤工斯托罗任科和党委书记伊林，到罐笼里去，”古尔门下着命令。我们简直手足无措了。

“您自己留下来，是吗？您想当英雄吗？岂有此理！我不坐罐笼，这就是了，”斯托罗任科叫道。

“您知道什么叫紧急命令吗？马上进罐笼！”工程师回答他，态度很镇定，声调也很平静。

我跟斯托罗任科都是老矿工，我们知道什么叫紧急命令。一分钟之后，罐笼向上升，水在下面汨汨地响着，那边只留下一个矮小、瘸腿的人。你们了解我们那时的处境吗？当罐笼放下去提工程师时，斯托罗任科在井筒四周转来转去，好

象猫在老鼠洞口一般，可是等到罐笼升上来，他又跑开去了。他穿过人群，到晚上还不见他的影子。

可是工程师我认不得了。他上来时，脸色苍白，全身湿透，牙齿冷得打战。他在井筒口上站了一会儿，听下面的水怎样在咯咯作响。忽然他在地面上坐下来，双手掩住脸，哭了。

是的，我们的矿井就这样被淹没了。那时是秋天。当然罗，各种委员会从四处跑了来。有的责备工程师，说他计算错误，有的说三合土砌得不好，可是最倒楣的是：大家一致认为矿井必须关闭。后来，当初到我们那儿去过的那位教授跑了来。他在矿专里教过古尔门的书，所以认识他。教授对这座煤矿一向很感兴趣。可是连他也摊开双手：抽水是没有用的。矿井和湖目前是两只互相沟通的容器。要抽就得抽干一湖的水。总而言之，连他也主张结束。

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次的结束工作。矿井关闭了。运货的车子天天在窗外轧轧作响，那是我们那儿的矿工们在把没有用的旧东西运到车站上去。我们听着心里真是难受，因为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矿区还是一片树林，因为这儿的一切，连最后一枚螺丝钉，都是我们亲手做成的。伤脑筋！

斯托罗任科由于苦闷而喝起酒来。他垂头丧气、边幅不修，萎靡不振地在村子里荡来荡去。古尔门背更驼了，人更瘦了，但精神还能支持。有时，他好象一个梦游病患者，不择道路，穿过草原，一直走到湖畔，坐在棒球场后面的一条长凳上，两手笼在袖子里，目光停留在一点上，嘴唇自言自语似地微微颤动，就这样坐上一整天。

有一次，我跟矿坑测量师塔拉康诺夫由于烦闷而坐下来玩跳棋。我们玩得正起劲，忽然古尔门走了进来。

“有办法了。”他说。

原来他想出这样的—个主意来了。先根据矿坑测量师的计划图，从地面上找到决口处。再从地面上钻到那个决口的地方，用高压唧筒把水泥浆压到那里。这等于在地下深处用一个水泥盖来堵塞决口。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懂得这个方法，不过我们这两个老矿工——我和矿坑测量师——立刻就明白了。方法很简单：填充，就象补牙齿一样。可是必须只靠一张地图和计算在地面上找到那只该死的蛀牙。嘻，这件事可不简单。

“塔拉康诺夫同志，您不能从地面上摸到那个决口的地方吗？”工程师问道。

“我怕说，”矿坑测量师回答。只要算错一厘米，就全部完蛋……

“噢，怕吗，那就不必谈了。玩你们的跳棋吧。对不起，我不打扰了，”古尔门一面说，一面就要出去。矿坑测量师听了霍地一声跳起来。他气得胡子都翘了起来。

“好吧，”他说，“去你的吧，我来把那个该死的决口找到就是了。就算鞠躬尽瘁，我也要把它找到。不过，您，年轻人，跟头发花白的老矿工这样讲话，是很不礼貌的。”

过了五天，我们的矿坑测量师跑来找我。他面色苍白，显出精疲力竭的样子。

“找到决口了。”他说。“正巧在我们发电站的角上。”

因此，如果要实现古尔门的方案，必须把发电厂也拆掉。越来越糟糕。伤脑筋！总工程师那个家伙又固执得要命。他忍耐不住。他日夜不离电话，到煤矿联合办事处，到总管理处，到人民委员部里去找寻支持他方案的人。可是，淹没矿